

<<玄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玄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928739

10位ISBN编号：7539928735

出版时间：2008-5

出版时间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

作者：凸凹

页数：425

字数：5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玄武>>

内容概要

玄武村村长王立平的妹妹看上外来打工仔、有妇之夫冯景旺。

王家因此残忍杀冯家唯一一头驴，掠走熟透的玉米，逼良为鸭。

王立平因艳羨村民万援朝媳妇美貌，将万援朝一棒打成植物人。

炎炎夏日，求告无门的万援朝全家长跪县政府喊冤……忍辱多年，万家秘密收集证据，一夜狂奔检举王立平…… 玄武是一个庞大而混沌之物。

有人说，它给人一种老实、迟缓、顽固、睡不醒的感觉。

然而，真是这样吗？

在当今农村，一些更深刻的蜕变正在发生……

## 作者简介

凸凹（史长义），北京作协签约作家。

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慢慢呻吟》《永无宁日》等。

其中，《慢慢呻吟》被评论界誉为“远离宏大叙事，用简洁的诗性笔调反映重大主题的范本”。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植物人第二章 醉鬼子第三章 冤家路窄第四章 投告无门第五章 听天由命第六章 吃软不吃硬第七章 不闹县委第八章 钝刀子刺肉第九章 灭顶之灾第十章 趁火打劫第十一章 交易第十二章 罪有应得第十三章 肥水偏流外人田第十四章 勾引第十五章 饮鸩止渴第十六章 堕落的欲望第十七章 谁是刁民第十八章 遍地血腥第十九章 跟县长叫板第二十章 星夜检举第二十一章 华丽的死亡第二十二章 乡村理想国跋  
每束阳光都有其照耀的理由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植物人 老爷儿愣在头顶上，白辣辣的，一动不动。

池塘里最后的一层表水，霎时就渗光了。

裸露的淤泥漪曲着丑陋的斑纹，类似老人卵蛋上的皱褶。

在皱褶里，一尾尾从来没长大过的小鱼，拼命地挺了挺身子，终于长大在死亡中。

一股股呛人的鱼腥味，像无形之水，在池塘上空打着旋儿。

一只碗口大的龟扯裂了淤泥的封口，蹦了出来。

随之而出的还有一条翠皮蛇，蛇齿就衔在龟尾之上。

它们拼命地纠缠着，身上的泥斑纷纷脱落，裸露得光光灿灿的。

“龟蛇交尾哩。

”塘边的枯树墩上靠着一个死尸一般的老人，这时他从牙缝里送出一声叹息。

同时，池塘东头的破庙里也传来龟蛇打挺的哗剥之声。

那里立着一块不明年代的玄武碑，碑面上雕的正是“龟蛇交尾”的图案。

图案突然就缓缓地拱了起来，像伤疤愈合之后结痂的创面裂出细细密密的一缕缕缝隙，最后终于噼里啪啦地脱落了。

土瓮无声无息地坍了下来。

旺儿被埋在里边。

“完了！”

完了！

”旺儿失声叫着。

等适应了眼前的黑暗，他的手开始向四周摸索。

终于抓到一团软软的东西，他浑身哆嗦起来。

“哆嗦个啥？”

我还没死哩。

”一个女人平静地说。

旺儿嘿嘿笑了两声。

土瓮本是被闲置的，可是入夏以来，老爷儿晒得太歹毒了，晒得池塘都要干了，烧砖的土坯是应该慢慢地干的，现在却暴干暴躁的，一上窑就散了。

窑主孙成才便让工人把几十万土坯揸进土瓮里，慢慢阴干。

旺儿就是那个看坏的。

瓮里且热且闷，土坯整日里率率地响，旺儿的心从此就不舒展：“早晚得鸡巴塌了。

”然而王秀珍还整日里往瓮里跑，她欺哄着旺儿哩。

王秀珍是村长王立平的妹子，高中毕业后就在家里的慎着好人家儿，慎来慎去把自己慎成了老姑娘。

她瞄准了旺儿那天，挽起袖子让旺儿看她的胳膊肘子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你看，这是老年斑。

”旺儿咧了咧嘴，表情暧昧。

因为他知道，老年斑代表着王秀珍坚定的意志。

（时间：20世纪50年代末，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） 家里又断粮了，父亲让母亲去借粮。

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”母亲反感地问道。

父亲嘻嘻一笑，说：“因为你是女的，人家给面子。

”粮终于借回来了。

由于喜悦，母亲忽略了一个细节：她对襟的扣袷系错了扣眼，参差相吊，露出一小角肚皮。

父亲脸色青灰，试图庄重一些，但母亲的脸色比他还庄重，身子渐渐地矮了下去，蹲在地上。

“你这个人真鸡巴的操蛋，借粮就借粮，干啥让人摸奶子？”

” “你这个人更鸡巴操蛋，粮食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不让他摸奶子，他凭啥借你？”

## &lt;&lt;玄武&gt;&gt;

” 父亲想了想，自己竟惭愧地摇摇头：“懒得跟你置气。”

” 饭吃饱了，父亲百无聊赖地在村街上趔了几遭，再进屋时表情很平静。油灯吹熄了，俩人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又纠缠在一起。

“你这人咋这么没脸没皮？”

”倒是母亲不情愿地嘟囔了一声。

“你又没缺斤少两。”

”油灯啪的爆了一声。

虽然已熄了很长时间，灯捻里残聚的热量好像刚刚才释放出来。

池塘边躺倒的老人叫万明全，老爷儿刚露火屁股的时候，他去了一趟乡政府。

管治安的副乡长于宝力对他说：“你别鸡巴瞎告了，人不是没死吗？”

没死就将息着吧，大热天的，谁的心里都烦。

”于宝力是在暗示乡长的态度，叫他识相点。

老爷子喉咙哽咽了一下，对于宝力说：“你先甭说别的，先给我点水喝。”

”桌上正好有半杯白开水，于宝力看了一眼，万明全也看了一眼。

于宝力和气地笑了一笑，把水杯端了起来，万明全浑浊的眼睛有了点儿亮光。

可他潇洒地拧了一下腕子，就把水倒在了地上，然后把杯子重重地蹲在桌上。

“我这儿哪儿来的水，拿什么给你喝！”

”于宝力的表情还是那么温和，甚至有几分斯文。

万明全默默地站了起来，又默默地走出乡政府大院。

虽然院里有好几个人跟他打招呼，但他都视而不见——他的两只耳朵突然吱吱地叫了起来，脑袋肿胀得要炸了。

果然就炸了，咣咣地，炸弹一颗接着一颗。

身边的司号员脑袋给炸飞了，脖腔里紫黑紫黑的血毫不吝惜地喷着，血腥让人都窒息了。

万明全给吓坏了，身体直直地挺出了掩体。

他不是被突然的死亡吓坏的，而是惊异于一个人的肉身子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血！

是战友把他硬拉进掩体的，并朝他脸上重重地打了几个耳光。

他从此落下了耳鸣的毛病。

情绪一激动，双耳就吱吱地叫，战斗力几乎全部丧失了。

因此，到朝鲜还不到一年，他便不得不从战场上退下来。

刚一踏上回国的火车，他的耳朵就又开始叫，整整叫了一路。

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有好事了。”

”恍惚中，他老婆大菊就站在他身边，厚嘴唇向他努一努：“可不是咋地，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。”

”“有名儿了没？”

”“就等你起哩。”

”“那就叫援朝，万援朝。”

”进了自家的院门，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大菊。

掀帘子走出的大菊，怀里果然就抱着个婴儿。

“是不是咱家万援朝？”

”他急迫地问。

“你咋知道孩子叫援朝？”

”“在火车上就知道了。”

”瓮里的砖坯商量着往下坍，一块酥碎了，另一块也酥碎——正如丧失了意志的人群像在同一个个时刻里均被抽去了筋骨，比着颓下去。

四周一片碎裂的声音，像数不清的蛇拥挤着爬出洞来，在寂静之夜躡拥于枯叶之上。

旺儿把灌进耳朵里的土挖出来，听清了王秀珍粗切的呼吸声。

“得赶快捱摸着出去，不然就真的被活埋了。”

## &lt;&lt;玄武&gt;&gt;

”旺儿的声音颤抖着。

王秀珍却笑，乖戾得让旺儿感到有一股寒气。他极恼火，拼命地舞动着双臂，试图掘出一条通道来。但他挖过一抔黄土，另一抔黄土就又补充过来了——就像在活水中下瓢，没办法舀断水流。

“你要是想活着出去，就老老实实忍在这儿。

”王秀珍说。

女人道出了残酷的事实，旺儿恨恨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全娘的赖你，瓮里根本就不能进女人！”话一出口，旺儿自己也觉得没劲，但不这么说又咋说？方圆数百里，上下数百年，窑行里都有这个禁忌——女人是不能进窑口的。

王秀珍伸出手去，碰到了一团热气，知道旺儿就在她伸手可及的地方，心里便不禁一动。

“说什么都晚了，你就说咱眼巴前儿该干点啥？

” “等死！

”旺儿有点恨她。

王秀珍捉到了旺儿的一只手，把它放到自己的胸脯上，并且意味深长地摁了摁，“我就不相信，我哥会不带人来救咱。

”旺儿的手像被热油溅了，拼命地往回抽缩，但王秀珍早有防备，把它钳牢了。

“都啥时候了，你还有那心思？

你的脸皮可真厚。

”旺儿说。

“你可知道，到今天我可还是个黄花儿大姑娘，就这么去了，真是可惜了。

” “那就更不敢造次了，万一被你哥他们挖出来，还以为我就是为了日捂你才落到这步田地的，我心里凄惶。

” “你的话说得可真难听。

” “本来就是嘛。

” “你把声音调大一点儿。

”王立平斜倚在躺椅上，一边搓着脚，一边命令着他的胖老婆。因为他捕捉到了电视中人物的一个非常的眼神，知道下边一定是一场激情戏。果然，探员乔把逃犯摞进警车之后，一回头看见他的搭档珍妮正低头整理她的胸扣。或许是胜利的喜悦膨胀了珍妮的乳峰，以至于小小的纽扣从扣眼里惭愧地退了出来。珍妮抬起头来，与乔的眼神碰在一起，她居然嫣然一笑。接下来，珍妮同乔进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房间，在床上起伏起来。她恬不知耻地叫着，很夸张。

“再大一些。

”王立平说。

“你就不怕被邻居听见？

”他的胖老婆说。

“你这个人真鸡巴的操蛋，她都敢叫，我有啥不敢听？

”王立平一边听着洋女人叫床，一边更意气风发地搓他的脚气，皮屑争着飘到地上，白花花一片。

头上的土哗地落下来，弄得两人都不敢睁眼。

因为王秀珍刚才来了一个激烈的动作，把旺儿的头揽进了自己敞开的胸膛。那个胸膛有一股热烘烘的干草味儿，这气味逃生一样钻进旺儿的鼻孔和口腔里，引发了他的呼吸障碍。

他干咳了一声，推了王秀珍一把，头上的土便铺张着落了下来。

“王秀珍，你他娘的找死啊？

”旺儿吼了一声。

“可是，可是，我真的不想死啊。

”王秀珍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## &lt;&lt;玄武&gt;&gt;

那声音真是丑陋，让旺儿感到一丝惭愧。

鸡叫了三遍了，父亲还没有起炕。

往日鸡一叫，父亲就醒，醒来就坐在炉坑前擦枪，摁牢松动了的火炮子（火枪的引信）。

鸡叫第二遍的时候，他抬腿就往门外走。

他身后的门虽然已关了很久，破门而入的早寒还呈雾状在家人的睡脸上起起落落地着。

鸡叫三遍的时候，父亲又破门而归，火枪的枪筒上挂着他的猎物——通常是三两只松鼠和数只家雀，有的时候是山鸡、猪獾和野鸽子。

打到狐狸和夜狸子的时候，他一般不往屋里拿，因为它们腥臊的气味很让母亲腻歪——她只闻上一鼻子，身上就起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，便消减了对父亲的敬意和赞美。

打猎是父亲的日课，他从不偷懒。

因为他打的猎物大多都属“四害”之列，生产队是给报酬的。

他只要把家雀的头和松鼠的尾巴提到队部去，记分员就会主动给他过数，往工分簿上记工分。

一只松鼠尾巴，两分，一颗家雀头，也是两分。

此外，大部分猎物的肉还可以吃。

然而为了几粒粮食，自家的女人却成了别人的猎物，他没有理由再闻鸡而动，去表现他对日子的勤勉和忠诚。

“他爹，你今儿是咋地了？”

母亲往他身边欺哄了半尺，小心地问。

父亲恨恨地翻了一下身，说：“我且问你，你昨天到哪个王八蛋家借粮了？”

“你要做啥？”

“我他娘的一枪崩了他！”

母亲咧一咧嘴：“要崩，你就先崩我吧。”

父亲咳了一声，不再吱声，然后默默地起炕，默默地坐在炉坑前抽旱烟，面无表情。

母亲小心地给他侍弄了一碗热粥：“他爹，难得你今儿个没起夜，就喝碗热的吧。”

父亲像遇到了陌生人，疑惑地看了母亲一眼，没有去接母亲手里的碗。

母亲端得很尴尬，就把碗放在父亲眼前的炕沿上。

“把碗端走。”

父亲木木地说。

母亲也也地笑。

“听见没？”

把碗端走！

父亲的声音兀地就凌厉了。

母亲依然也也地笑。

父亲终究没有豁达起来，抄起粥碗便朝母亲砸去。

母亲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，粥碗在她脚下摔碎了。

一块碎片优雅地在母亲的脚面上画了一条弧线，不久母亲的脚就淌出血来，很快血就汨汨地流欢畅了。

母亲知道自己受伤了，但她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还是也也地笑着。

饥饿的蚂蚁成群地从角落里爬了出来，转眼的工夫就把零落在地上的粥食嚼干净了，然后又爬上母亲的脚面，啜饮她的血。

父亲皱了一下眉头，起身摘下墙上的枪，毫不犹豫地朝门外走。

“他爹，求你别走哩！”

在他身后，传来凄婉而清晰的一个声音。

父亲蓦地站住了。

蚁群悄悄地爬走了。

万援朝喉咙里卡了一口痰。

他的眼睑剧烈地抽搐一阵之后，两只眼球便骇人地凸出着。



## &lt;&lt;玄武&gt;&gt;

他的媳妇王小翠掰开他紧咬的牙齿，把吸痰的管子准确地顺进去，然后就开始用嘴作业，没有丝毫的犹豫。

蹲在一边抽烟的万明全恨恨地骂了一句：“操他个奶奶的！”

“他觉得自己的儿媳妇太仁义了，不该遭这个罪。

万援朝刚卖完一车西瓜回来，熄了火的三蹦子。

还没停止最后的喘息，村里的电工王大伦就在门外吼：“万援朝，村长让你立马就到村部去，他等不及了！”

“知道哩，我擦把脸就去。

“擦你娘的屁股，就你那张驴脸，咋擦都是黑的。

王大伦的讥讽首先让屋里的王小翠听见了，她挑帘子伸出一张脸。

这张脸又白又媚，万援朝抬眼皮瞅了一眼，嘴角的肌肉便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。

他迎着王大伦走了出去。

额上的汗流进眼里，用衣角擦了又擦，睁起来还是很困难，同时眼皮不停地跳。

进了村部，见到王立平一张阴沉的脸，万援朝便有些惶恐，下意识地堆出谄媚的笑，讨好地点点头。

“卖瓜去了？”

“是。

“行情不错？”

“嗯，还凑合。

“既然是这样，你把电费交了。

万援朝困惑地眨眨眼。

他记得前不久他刚刚交过电费，共交了86块2毛2分。

“现在是几月？”

万援朝问道。

“7月。

王大伦不假思索地答道。

“既然是这样，交下半年的电费得到年底呀。

王大伦欲言又止。

王立平响亮地啜了一口茶，发出吱的一个突兀音。

因此，他凝聚了屋里所有人的目光。

“废话，村里哪儿敢收你下半年的电费，收的就是你上半年的。

王立平低垂着眼皮说。

“可是……”王立平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就王大伦这鸡巴人你还不知道？睡觉都走错了门，他把电表看错了。

万援朝被蜇了一样，倏地站了起来，说：“我是和他一起看的电表，不会错的。

然后他讨好地笑笑，补充道：我相信自己的记性。

王立平也站了起来：“万援朝，你知道我讨厌你啥？”

讨厌的就是你这个好记性！”

“那是您对我有成见。

“你是荣军家属，咱哪儿敢有成见？”

你说的净是废话！”

万援朝明白了，这是个既定的阵势，他没有逃脱的余地。

“我要补交多少？”

他决定息事宁人。

王立平对王大伦说：“把收据给他，让他自己瞧。

人家把收据都开好了！”

万援朝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他庆幸自己的精明，庆幸自己是个识时务者。

## &lt;&lt;玄武&gt;&gt;

但他接过收据一看，心头的疑惑就再也化不开了——上边的金额是个莫名其妙的数字：189元2角2分。他开始紧急思忖。

家里所有的家用电器就明明摆在那儿；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，客厅和卧室各一只25瓦的白炽灯。别人家茅房里还安一只灯泡，可精明的他给节俭掉了。

“这咋可能呢，就是重交一回也就是百八十块啊。

”万援朝怯怯地申辩道。

“这咋不可能呢，就是跟你老婆行房事，你不都是开着灯嘛。

”王大伦说完，把自己笑得蹲在了地上。

“你真无耻！”

”万援朝脊椎里生起来一股血气。

王立平并不笑，他依然阴着脸说：“话糙理不糙，万援朝，请你交钱吧。

” “不交。

” “凭啥？”

” “我没钱。

” “你不是刚卖了西瓜吗？”

” “那也不交，你们这是乱收费！”

”王立平愣了一下，很快就恢复了常态：“啥是合理收费，啥是乱收费村里有标准，哪个爷们儿的裤子扣没系紧，露出你这么一条驴圣？”

” “跟你们这号人讲不出理来，咱们到乡里去说。

”万援朝转身就朝门外走。

“王大伦，你他娘的把他给我拦住，把他的西瓜钱抠出来再说。

”王大伦吱溜一下就蹿到万援朝前面，用身体挡着，伸手就去掏万援朝还未被体温焐热的钱。万援朝一下子攥住了他的手，狠狠地扭了一下。

编辑推荐

《玄武》长篇小说：大手笔书写时代变迁的乡村抒情史诗，中国乡村50年变革的全景式宏伟作品，改革开放30年献礼巨作。

从小农到村官，是占便宜还是谋利益，从告发到检举，是凭良心还是摆证据。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